

南方集

第二集



作家出版社

南 方 来 信

第 二 集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四 年 · 北 京

出版說明

本书系据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4 年 6 月出版的《南方来信》第二集(中文版)重排,承該社同意,特此致謝。

作家出版社

1964 年 7 月,北京。

封面設計:叶明珠

南方来信(第二集)

书号 1785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)

字数 8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5 插页 6

196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01—500000 册 定价(2) 0.44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S. 哥：

我們在上陣“战斗”了一个回合后，又想起你和抗战期間共聚一堂、未分南北的弟兄們。因此，我抓住这个空隙写封信，把我們的活动告訴你們。

我們这个解放軍文工团經過一段時間紧张的排练，已于十二月底紀念“陣綫”^①成立二周年的时候“下山”和部队見面了。銅鼓、喇叭、服装、道具、幕布等相当齐全。尽管是在游击战争环境里，看起来也像样子，不太簡陋。我們的艺术水平虽低(因为都是自己学和自己編的)，但敢于拿出不少新花样(歌、舞、剧)，所以部队看来很感兴趣，贊叹不絕。他們处于极其艰苦的战斗条件下，能够看到文艺表演，對我們的感情很深。他們常常同我們圍坐在炉火四周喝茶、抽烟，暢談旧友，重提往事！我們大

① 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。下同。

家常常提到你們哩！(你們在外面常打噴嚏^①嗎?)我們都說：“要是他們幾個，該多麼熱鬧呀！”不過，我們也尽可能搞出名堂來。解放軍很喜歡看歌舞。一些老戰士鼓勵我們說：“你們不用愁樂器不足。我們對各種樂器都認識了。等到打仗的時候，碰到哪一種都給你們全搬回來。就是鋼琴，我們也盡力抬回來。不愁樂器不足。好好幹吧！”

咱們的部隊一高興起來就不用說了，有什麼好吃的，都拿來款待我們，要我們盡量地吃。

你們想想吧，部隊對我們這麼熱情，我們怎能不好好演出為他們服務呢？每次到部隊去參加他們舉行的文藝活動，我們心裡就感到難過。他們沒有樂器，沒有服裝，演出節目也很貧乏（特別是歌、舞），會什麼演什麼，歌子和舞蹈大半都是過去抗戰時期的，或者是古老的唱曲。和你們那兒比較起來，這兒還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新創作。老音樂家“失掉”了幾個，剩下的多是新手，熱情有餘而技巧不足……。告訴你，解放軍各部隊的小伙子們可愛文藝活動哩！他們用鍋煙子、紅藥水來畫大花臉，唱舊戲，唱改良戲，搞得挺歡……。這使我們覺得自己太無能了，不禁生自己的氣。難道題材少嗎？為什麼我們創作不出新節目。看到這兒，你們一定很焦急吧！是的，南方正需要

① 按越南民間傳說，外出的人打噴嚏是因為在家的人提到他。

許許多多有才能的音樂家，創作頌揚我們軍隊和群眾英勇戰鬥的歌曲，以便把我們英雄的南方更生動地介紹給北方和全世界。

S. 哥呀！你們集結北上的同志，是這裡人民極其寶貴的財富啊！每個人都在期待着你們，把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。我們這班人則由於條件的限制，只好會什麼就演什麼了！

.....

好了，讓我談談春節期間在西貢市郊演出的情形吧！可真熱鬧！同胞們來看演出，個個都很高興，和過去抗戰時期比起來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為了保守秘密，主辦演出的組織只宣傳說郡的文工團來表演。等看到了不少新東西，同胞們都被迷住了。許多老大娘手拎着檳榔籃子，走進后台看望我們。她們說的話真令人感動。

“八九年來一直同敵人拚死鬥爭，今天才能看到這樣的演出，就像大旱的苗子得到透雨一樣，我真是心滿意足了。”

“你們演得這樣好，我想革命力量一定很強了！”

老大娘們還夸贊我們年輕力壯。更有趣的是，有的老大娘目不轉睛地望着我們說：

“哎喲！都是哪家的孩子呀？長得這麼俊，真逗人愛！”

甚至吳庭艷士兵的家屬也說：

“那班家伙老是說越共餓得很厉害！餓肚子怎么个个都这样結实，又好看，穿着也整齐！”

更令人振奋的是，被敌人集中在各“战略村”的群众也偷偷来看演出了。看完后，有的人送钱給我們团。我們問他們的名字，他們只是說：

“你們只需要知道，这是生活在‘战略村’的人民支援革命就行了。”

當我們到其他地方表演的时候，这些群众又秘密告訴同“战略村”的老乡，甚至告訴西貢市的居民来看。對他們的招待和食宿的安排全由解放区的群众照料。你看，这怎不叫人激动呢？我們的同胞虽然身在敌区，可是一心向往革命、信賴革命啊！

西貢市不少文艺工作者對我們团演出的节目給予很高的评价。他們說：

“在西貢，不論花多少錢也看不上这么好的文艺表演！”

……噢！忘了告訴你，有一次演出發生了“事故”，既好笑又动人。初时，观众看了节目都不鼓掌，而且對我們有意見。他們說：

“你們演得太好了，就是老不下幕，我們总沒有机会鼓掌！”

“不知道哪里是結束，不好鼓掌！”

我們便把歌舞的演出順序告訴观众。这样，每个节

目结束时，观众都发出一片雷鸣般的叫好声，都要重新表演一次。后来，群众一听说我们将在哪里演出，就带着饭糰，赶四、五个钟头的路来看，有的甚至先来等一天。说实在的，我们知道群众这样欢迎我们，主要是出于对革命的热爱；至于我们的技巧，还差得远哩！

我们都在些什么地方演出呢？是在敌人大炮、迫击炮的射程内。可是也非常热闹，也搭起舞台，有幕布布景，有明亮的汽灯、扩音器，真是应有尽有。

当然，我们所配备的都是轻型乐器，没有大型乐器，因为长途行军嘛，怎么带得动！

我愿意把我们活动的艰苦状况告诉你们：在演出期间，由于两个团配合演出，所以每夜都像唱潮州戏^①那样，演到三四点钟才结束。每次，我们要走四五个钟头的路来到演出地点；演完后，立即七手八脚地收拾东西，把铜鼓、喇叭、服装、道具、扩音器、粮食等等，一句话，所有的东西，每人分担三四十公斤，往背上一背，就出发了，——不是像你们在外面那样坐车子，而是用两条腿走路！又走它四五个钟头，才到宿营地。小伙子们身强体壮，走起路来就像飞一样；我们这班老兵赶着他们，精疲力尽，累得真够呛。可是心里总感到愉快。我们就是这样干的！我们同胞八九年来太苦了，文艺活动太少了，所

^① 在越南的广东潮州籍华侨剧团的演出，常常是通宵达旦。

以我們日夜在想着怎样才能尽可能多地為同胞們演出。

有次，我們在鄉間小路上行進，前面有幾位大伯騎着自行車，突然發現了我們，便停下車來，一腿跨在車座上，一腿站在地上，個個累得滿頭大汗。等我們走過來，大伯們興高采烈地捋着鬍子，勉勵道：

“孩子們，加把勁好好幹吧！美吳集團現在正亂糟糟的，努力跟老鄉們把他們干掉吧！”

大娘們碰到我們的時候，都呆呆地站着目送我們，嘴上露出笑容，眼里卻熱淚盈眶。

這次春節出去表演，跟農民們住在一起，我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老鄉們招待我們非常熱情，牛奶果啦，西瓜啦，粽子啦，烤餅啦，紅燒肉啦，腌豆芽啦，樣樣都有，任你吃夠。開飯時，大娘們老是坐在旁邊，給我們挾滿碗菜，並說道：

“吃吧，孩子們！盡量多吃點才有勁工作啊！”

“大娘知道你們挺苦。美國鬼子和吳庭艷那混蛋把我們弄得太窮啦，可是，大娘什麼都捨得給你們。吃吧，快吃光了吧！”

有的大娘默默地坐着看我們吃，最後才說一句話：

“這幾天，咱娘兒們歡聚一堂，太熱鬧啦！”

我們所到之處都是這樣的。

朋友們啊！大娘們、鄉親們對我們團和解放軍的情義真是難以盡言啊！我們心中洋溢的喜悅也是難以形容

的啊!

但,这只是我們称之为“下山”同乡亲们相处的日子。回到根据地,每天吃的又主要是竹笋了。有时还要尝尝成十吨炸弹的滋味。也曾在除夕之夜,以定时炸弹的爆炸声来代替鞭炮声的。然而,尽管生活艰苦,环境恶劣,我們一点也不感到灰心,只是担心自己的表演技巧太差,节目太贫乏。我們都很想学习、提高水平,就是学习资料太少,时间也不多。天天跟敌人反“扫荡”,耽误很多时间,能够安静地练习一天,真比金子还宝贵。你们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北方,过着和平的日子,希望你们努力学习、锻炼技巧,尽量多学点东西。这里的群众和我們也都期待着你们,盼望着欣赏你们的技巧。从收音机里听到你们的演奏,我們非常羡慕,都说:你们在外面一定进步得很快!你们轻音乐队的演奏实在好!这里的战士们要能亲眼看见,一定会着迷的。

S. 哥呀!

你在外面,請别忘了嘱咐朋友们好好学习、锻炼,以便将来回到南方给老乡们和解放军作精彩的表演。他们是英雄的人民和英雄的军队,是值得欣赏你们的表演的。

这几年来,可歌可泣的战斗牺牲事迹太多了,而且多是我們在过去抗战中聞所未聞的。这些事我們在这里都无法想像呢,何况你们。特别是处于敌人严密控制地区(我們把它叫做“力量薄弱地区”)的群众的勇敢斗争,更

加令人敬佩。这里让我讲几个故事给你们听听。

有次，解放军部队在一个村子里埋伏，在一位大娘的家里架了挺机枪。大娘叫把枪架在一张椅子底下，然后她坐在椅子上，泰然自若地对机枪手嘱咐道：

“孩子！等敌人来了，我叫打才打，嗯！不要太早开枪，不然把他们吓跑了，不能全部歼灭！”

第一批敌人来到大娘家门前，她仍然坐着不动。等敌人看见家里堆放着西瓜（这时春节临近，每家都收获了不少西瓜），闯进来，走到大娘跟前时，她才发出命令：打！结果一梭子机枪弹就收拾了整批敌人。你们看，那位大娘多么勇敢啊！试想，那一梭子弹如果不能全歼敌兵，还有一两个幸存还枪的话，大娘还能够活命吗？可是，大娘就是这样毫无畏惧地同部队共谋杀敌啊！

大娘们的战斗精神是这样。儿童们呢，也并不逊色。你们可知道西宁省儿童文工队的故事？这个文工队的成员，全是十二岁以下的孩子。一次，全队被敌人包围俘掳了。为了吓唬孩子们，敌人在他们面前把这个队的辅导员剖腹杀死。但是，孩子们一点也不害怕。后来，敌人要孩子们为他们表演节目，想趁机售票抓一笔钱。孩子们经过商量后，同意演出，但要求照演原来的全部节目，报幕词也不改动。敌人同意。这样一来，所有反美骂吴的节目都表演了。同胞们看了心里痛快，不断鼓掌叫好，敌兵也表示欢迎。敌军头目知道是上了当，气得肺都要炸

了，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坐着观看演出。由于孩子们的勇敢和得到群众的支持，敌人最后不得不释放他们。

想起抗敌之初，真是样样缺乏，人、钱、粮、枪等等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。在同胞们高度热情的支援下，什么困难都克服了。许多父母亲表现了异常崇高的精神。有的把儿子亲自送到“阵线”里来，向干部说：

“这是我的儿子！我把他养大成人了，现在交给‘阵线’让他去参加解放军。如果革命缺粮，我就送粮来给他吃；要是粮食太重，携带不方便，我就送钱。随你们的便。就是枪支也不用愁。先把他训练好，我会有办法从敌人那里夺来枪给他去打仗。”

S. 哥呀！你看，世上哪有送儿子参军，还送上粮食、钱财，甚至送上枪支的父母呀？

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们参军后，个个都异常英勇。有时，战斗中我军失利，打光了子弹，敌人乘机发起冲锋，这些新战士坚持战斗到底，不肯撤退；敌人来了，他们就用枪托同敌人肉搏……新兵都这样，老兵的顽强就更不用说了。乡亲们都把年纪较大的战士叫做“老兵”（即前抗战人员）。老兵们都发誓要不愧为新兵的前辈。有一次战斗，一位年纪最大的战士不幸被敌人的十二辆M—113水陆两用车团团包围。他的手枪只剩下一发子弹了，敌寇坚决要活抓他，不断喊话叫他投降。他脸不变色，坦然

自若地站起来，仰着头，取出水壶，“咕咚、咕咚”喝了一大口水，潤了潤嗓子，然后朗声回答敌人：

“解放軍只会战斗，决不会投降！”

說罢，他举起手枪，瞄准敌人，放出最后一顆子弹。敌人一排輕机枪弹射来，那位战士倒下去了。同胞們知道这件事后，都更加敬佩解放軍，更加信賴前抗战人員。

战士和群众中还有无数类似的英雄事迹，談是談不完的。我只簡略地讲述这几个故事，让你可以想像一下南方的战斗！

S. 哥！我們有这样的同胞，有这样的部队，美吳集团怎能不敗呢？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我們和你們，怎能不好好地想到自己的任务，考虑怎样进行創作、演出，以便把我們祖国的銅墙铁壁、东南亚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前哨——越南南方，把这里人民的战斗精神，生动地介紹給北方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呢？

S. 哥！

南方的形势就是这样好，而且还在不断好轉。但是，革命不是沒有困难了，实际中的具体困难还不少呢，样样都缺乏，部队是这样，我們搞文艺的也是这样。不过，战士們和大伯們常說道：

“同心协力来干吧！尽力干吧！”

春节演出结束后，我們正在排练新节目，准备一套足够两夜連續演出的节目。够大胆吧？你們也該加油啊！

我是在心里十分高兴的时候写这封信的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没有什么层次，請原諒。

再見吧，S. 哥和我認識的朋友們！

祝你們進步。此致

親愛的敬禮！

你的吹喇叭的老同行 阿二

1963年3月28日夜于西貢——嘉定區

亲爱的小 S:

真想不到会接到你的来信，使我喜出望外。看你的相片，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我們离別的时间太久，簡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。我不仅只想念亲人們，而且深深怀念家乡的林蔭路。

一九五八年（那时我还在大叻南方軍队軍官学校肄业），我曾經到过賢良桥。这条江太小了，只要在桥上快跑几步就可以到达彼岸。可是，我却只能在桥上躊躇盘桓，而不能迈过。彼岸也是祖国的領土，不知怎的，当时我看它竟是那样陌生！

好啦，現在扯扯家常吧。媽媽現在住在哪儿？小时，我很少跟她住在一起，长大了，又到处漂泊，染上了放蕩的习气，所以很少想到她。我經常想念的是爷爷、奶奶、你和 NH. 哥哥，每次想起你們，就更加觉得生活在这里是多么孤寂，心头就隱隱作痛。抗法战争时期，我的年紀

还很小，一九五〇年又回到了河内。一九五三年我当了敌伪海軍，不到一年就被法国鬼子关进监牢，一直到和平恢复以后才得到释放。到了南越，我仍然当兵。我好像是一个沒有祖国的人，在軍队里混日子，跟几个朋友一道写写文章，作作詩，要不就是喝酒逛窑子，生活墮落已极。一九五七年，我进入大叻軍官学校，这不仅不給我增添光彩，反而增加耻辱。一九六〇年初，我毕业了。从此，我以南方軍队少尉軍官的身份，口袋里放着高中毕业文凭，脑袋里装着一些狂妄幻想走上了“人生大道”。我滿以为这样的生活已經非常惬意、非常丰富多采的了，可实际上，却是多么无聊和貧乏啊！

我的 S，我参加过不少次“扫蕩”。在这条路上走得愈远，就愈懊悔自己不該把充沛的青春活力出卖給侵略者(美国鬼子)和卖国賊(吳庭艳)。愈想就愈痛心。自从爸爸去世之后，我不曾流过泪，可是，在每次“扫蕩”中，我都哭了。因为眼看着同胞們惨遭浩劫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敌人的罪行說起来真令人毛骨悚然，但是不能不說，而且要公諸全世界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国人民多么英勇，都知道在宇宙飞船上了天的时代里，还有着野蛮的中世紀式的劊子手。在每次“扫蕩”中，青年人都被抓走，有时連老大娘和媳妇姑娘們也不能幸免。对于这些被捕的人，連长亲自施刑，膩了就交給手下的恶棍們剖腹取胆或者割頸取血，最后把受害者扔到树丛里。在福协据点中，人的

耳朵竟被这些恶棍一串串的挂起来晒干。有一次，一个少女被刺未死，但也被扔进土坑里埋起来，站在上面的人，还能听到她微弱的呼吸声……这种事情是无法说得完的。S，你知道吗？这些“格杀勿论”的命令，正是吴庭艳亲手下达的呀！如果碰到集結到北方的檳榔省的同乡，你就告訴他們，檳榔省所受的灾难是最深重的，但是檳榔省人民十分英勇和坚强，我经常来到这里，所以看得一清二楚。虽然那时我对革命还一无所知，但目击这些惨象，也感到万分痛心。而我又无能为力，因为我只是个副連长，敌人的特务多得很。可恨的是，未能把吴庭艳那家伙杀死。

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政变失败后，我到金边去，有机会看到了书报，对我国的新面貌和当前国际形势才有了認識。过去，我的耳目一直被美吴集团的镇压和宣传机器蒙蔽住，还能懂得什么呢？它們說，共产党实行“三无”（无家庭、无祖国、无宗教）政策，这是胡說八道，可我却愚蠢地听信了。一天，我和一个爱写文章的朋友在《文学报》^①的封面上看到了一句口号：“为了祖国，为了社会主义！”深受感动。从此，我的生活开始了新的变化。当然罗，要一下子鏟除統治了自己多年的旧思想，并不是好像換衣裳那么容易的事，而要經過一个痛苦和反复斗争的过程。通过这次脱胎換骨，我更加深刻地体会

① 越南北方出版的一种刊物。